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九回 稽有光大戰俞魁

卻說來斯因朝廷不發救兵，反叫他帶罪立功，心下悶悶不悅，正將晉陽兵馬簡閱一番，以備迎敵。忽然守城軍士來報：「城外金鼓大振，炮聲連起，不知是何處軍馬殺來，將到城下。」來斯聽說，明知是石家兵馬到了，連忙同了諸將，競上城樓觀看。只見滿山遍野都是敵兵，搖旗擂鼓而來。當頭一員大將，金盔金甲，坐下一匹怪獸，手執畢燕錘，後面張一扇飛虎旗，旗上有「龍驤大將軍段」六字，竟望城下殺來。來斯看見，忙叫積弩將軍周衍出戰。

周衍得令，不敢遲慢，即時披掛上馬，提了長槍出敵。兩下相見，周衍喝道：「無知草寇，敢引兵侵吾疆界，是何道理？」段琨道：「惠帝不君，豪傑應命而起。並州之地，不戰盡降，尚不知通變，引兵來拒，已是死在目前，還敢問我！」周衍大怒，拍馬掄槍，直殺過陣來。段琨將馬一拍，提起畢燕錘打來，只數合間，將周衍打死馬下，那馬竟望本陣奔逃去了。正是：

將軍戰馬今何在，空使英雄血染衣。

段琨打死周衍，驅兵直殺到城下。城上來斯看見，忙叫前軍將軍陳榮出敵。陳榮年紀不上四十，能使百二十斤重一把大刀，坐下一匹龍駒，叫做千里風，破堅砍陣，所向無前。登時跨上龍駒，提了大刀，飛奔出來，大喝道：「賊將休得無理！有我在。」段方山看見，就射住陣腳，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可通姓名。」

陳榮道：「我姓陳名榮，前軍大將軍是也，特來與周將軍報仇，你莫非是段琨麼？」方山道：「既知我名，便當退匿，何敢口出大言。」陳榮冷笑道：「無知小子，稱兵犯順，擅殺朝廷命官，反說我口出大言，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」說罷，提起大刀便砍。段琨那裡怕他，提起畢燕錘接住。兩個就在城下一來一往，戰有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

段琨心生一計，撥轉赤驥就走，意思要等陳榮來追，背地打他下馬，誰知陳榮的「千里風」來得極快，讓段琨去有二三射之地，他把龍駒一拍，就如飛雲掣電來，段琨聽得後面馬鈴響，自以為得計，不意陳榮忽至，手起將段琨肩上的金甲削去一半，段琨大吃一驚，跌下赤驥。陳榮提起大刀，正要動手，卻得李雄舞起潑風刀衝至，大喝道：「休得傷我大將，有我在！」說罷。一刀揮來，陳榮的馬早已退有一射之地。李雄見陳榮退去，也不追趕，救了段琨，竟自回營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二將相逢戰晉陽，陳榮武藝最高強。

馬飛千里風雲壯，刀劈三軍赤驥忙。

不是李雄能馬快，卻憐段氏喪疆場。

未分勝負權回寨，明日還教兵戟將。

卻說陳榮進城對來斯報知，砍落段琨，被李雄救去緣由。來斯道：「雖然不曾殺他，彼軍一定喪膽，將軍此功，足壯軍威。且待明日盡心破敵，下官當奏聞朝廷，重加封爵，決不相負。」陳榮大喜，自去安歇不題。

那李雄救了段琨，回到營中，石珠便問勝負如何。段琨道：「起先小將出戰，只一合，打死了周衍。驅兵殺到城下，不想城中衝出陳榮來，與小將戰有三十餘合，未見勝負。小將詐敗而走，要使他來追打，豈知他坐下是一匹龍駒，其行如風捲而來，一時不及措手，反被一刀將金甲砍去，若非李將軍來救，險些不保性命。」石珠道：「他既有此神獸，必須設計先除了他的，然後決戰，方可取勝。」只見陸鬆庵上前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只消小將明日出陣，如此如此，便除之矣！」石珠大喜。當夜無話。

至次日，鬆庵結束齊整，正要出營，只聽營外金鼓亂起，報陳榮在外討戰。鬆庵便騎了墨頂珠，舞雙劍而出。陳榮看見營內走出一個婦人來，笑道：「如此女人，也來臨陣，豈不枉送了性命！」便問道：「那婦人姓甚名誰，敢來與我決戰？」鬆庵道：「我姓陸，道號鬆庵，特來擒你，問我怎的？」陳榮道：「你有何技倆，敢出大言無禮，可放馬來，與你拼個高下。」說罷，掄動大刀就砍，鬆庵舞劍相迎。戰到十合之間，於是鬆庵心生一計，緊戰緊走，又戰了十餘合，詐敗而走。陳榮隨後趕來，鬆庵假做措手不及，被陳榮輕舒猿臂，將鬆庵活捉上馬，進城而去。正是：

大將英雄誠難敵，紅粉無能竟被擒。

陳榮捉了鬆庵來，入城竟至帥府，報知來斯，來斯大喜。忙叫帶進來。及至帶到階下，見是個女子，道：「如此女人，捉他何用，拿去砍了。」陳榮聽說，即令軍士推出轅門，斬首報來，軍士即將鬆庵推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往日英雄扶趙主，空教一命喪黃泉。

不多時，來獻首級，來斯便令拿去城上號令。只見說還未了，陳榮的馬夫慌忙走入殿來，報陳榮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陳榮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甚麼不好了，你快說來。」馬夫道：「小的方才牽老爺的龍駒去上料，不知為甚麼緣故，那龍駒正在吃料，忽然間吊下頭來，鮮血滿地，已是死在地下，真是稀奇！」側批：文淵超忽至此，變幻至此陳榮見說，頓足大驚，我道：「我行兵全要賴此龍駒，為何緣故，竟自死了。」

正歎息不已，只見從行軍士報入帥府，說道：「方才殺的那個女子，又在城外叫戰。」陳榮聽了，頓然醒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中他的奸計了！」隨即換馬出城。見了鬆庵大罵道：「無知妖潑，壞我龍駒，決不與你干休！」鬆庵笑道：「你仗此怪獸，傷我大將，我故略施小計，先殺此獸，然後砍你頭顱。」陳榮聽說，怒氣填胸，更不答話，提刀便砍。鬆庵忙舞劍相迎。兩下戰有二十餘合，鬆庵賣了個破綻，讓陳榮一刀砍來，取出白綾帶一拋，一道銀光，將陳榮頭輕腳重拖下馬來，旁邊走過軍士，將來捆了，敲得勝鼓回營，拜見石珠。石珠大喜，忙解陳榮之縛，只勸陳榮歸降。陳榮不肯，石珠叫囚在後營，待取了晉陽城，另行發落。

且說陳榮敗軍回到城中，報知來斯，說陳榮被擒，來斯不勝大怒，登時點起大軍，親自出城挑戰。軍士報知石珠，石珠問：「誰敢出馬，去擒來斯？」副軍師稽有光出位說道：「待小將去擒來，獻於麾下。」石珠許之。有光跨上斑斕虎，提了大神刀，竟出營門接戰。那來斯正在營前叫戰，忽見石家營裡，稽德騎虎而出，吃了一驚，坐下的馬見了虎，先自不敢上前，倒衝回陣，大敗而逃。有光見來斯不戰而敗，驅動大兵，殺至城下，城門已自緊閉。稽德便傳將令，將城圍了，四面攻打。忽然門外金鼓大作，炮聲震得如天崩地裂之響，無數兵馬從稽德背後殺來。稽德竟不知是那裡的軍馬，忙傳令撤圍迎敵。

只見兩下相見，前軍忽然發起喊來，稽德不知緣故，騎虎向前，都是些奇形古怪之人，心下暗暗驚異，喝問道：「是那裡的鬼怪，提兵到此何干？」那為首的答道：「我等是俞家軍俞仲是也，奉來都督之命，借我來擒你們獻功。」稽德道：「量你這些怪物，有何力量，敢來助他！」俞仲道：「不須鬥口，臨陣自見。」

便提起長槍刺來，稽德也使動大刀迎住。彼此戰到深處，俞仲大喊一聲，現出三頭六臂，手執六般兵器，望稽有光沒頭沒面殺來。有光乃是有根氣的人，那裡怕他，喝聲慢來，撥出腰間寶劍，望空一指，只見他前隊五百神兵裏將攏來，吶聲喊，發起一個鐵如意來，將俞仲頂門撲的一聲，打倒地下，捉入軍中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這個稽德，實是有力。不怕鬼神，那怕俞仲。五百神兵，人欽鬼重，發起鐵如意，打得人頭痛。

非關俞仲無謀，卻是有光力重，從今捉入營中，管取三軍聳動。

有光捉了俞仲，正要回營，忽然塵頭起處，又是一彪軍馬衝到。見有光捉了俞仲，大叫道：「石家軍將，慢傷我兄，我乃俞季是也。快快放我兄來，萬事都休，不然叫你死在吾手。」有光見說，笑道：「有何能，敢出大言？不要走，賞你一刀！」說罷，提消魔大神刀就砍。俞季掄動鐵棍打來，兩下又是一場大戰，有光仍舊發起鐵如意，將俞季也打倒地下，拿入軍中，殺退俞兵，竟

入大寨來見石珠。備述來斯不戰而退，俞仲、俞季來救被擒緣由。石珠甚喜，錄了有光大功，將俞仲、俞季一同陳榮，監在後營，改日發落。天色已晚，營中置酒賀功，自不消說。

次日，石珠商量拔寨而起，逼城下營，四面圍打。只見巡營軍士來報導：「城外有一個藍面鬼判，提著開山斧在那裡叫戰。」有光在旁邊見說，對石珠道：「一定又是俞家的兄弟了，待小將一發去拿他來湊數。」說罷，翻身上斑斕虎，提了大刀出營。

兩下相見，有光大聲叫問道：「那來的，莫非又是姓俞麼？你家俞仲、俞季已被我擒在軍中了，你又來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乃俞魁是也！你是何人，敢擒我二弟？」有光道：「我姓稽名德，道號有光。你家兩弟不知，來助來斯，故我擒之。你若識事，便當斂跡而退，還敢臨寨搦戰，真可謂亡命之魔耳！」俞魁道：「你等無禮，來奪晉陽，我故引兵相助。兩弟不幸，誤被你擒，卻敢渺視於我，甚是可惡！」便提起開山斧砍來，有光將消魂刀相抵，有一個多時，俞魁殺得性起，將身一聳，就長了一丈多長，眼如銅鈴，口似血盆，惡狠狠的，提匾大的鉞斧砍來。稽有光看見，吃了一嚇，也將身一搖，叫聲變，立刻變出四頭八臂，將手中大刀也變作八般兵器，八手執定，竟向俞魁殺來。這一場大殺，與前番大不相同，但見：

兩下裡排成隊伍，各陣上鳴鼓敲鑼。滿天殺氣裹著，有光四頭八臂堪驚；

遍地微雲籠罩，俞魁二丈身驅可畏。這邊的開山巨斧使出來，神驚鬼哭；

那裡的消魂大刀砍將去，日暗星昏。一個要扶晉室，一個要助石家。

喪門鬼恨不平吞了稽德，二郎神恨不砍死了俞魁。咚咚戰鼓軍前響，滾滾煙塵陣上迷。

兩下戰了多時，那俞魁又將身一變，一道紅霞自口中而出，只見烈火燄燄，燒將起來，不見了俞魁，只有一團烈火，衝入有光身來。有光忙將法身收了，提起寶劍，向南方一指，忽然霹靂交加，大雨盆傾，將烈火登時銷滅。俞魁見滅了他火，現出原身，綽斧砍來，兩個又是一場大殺。看看戰到五十餘合，並無勝負。有光暗暗喝采，將五百神兵一招，霎時如蜂湧而來，將俞魁圍住，發起鐵如意打來。俞魁那裡怕他，說聲「咦！好寶貝！」就化一道紅光，杳然不見，有光看了，反吃一驚，只得收兵回寨。

忽聽得背後叫道：「有光慢走。我來也。」有光回頭，見是俞魁，不勝大怒，提刀就砍。又戰有二十餘合，俞魁大叫一聲。忽然不見，只有路旁一株大枯樹，放出萬丈霞光，直沖霄漢。有光看見暗想，必是怪物變化的了。綽起大刀砍來，只見一聲響亮，不見了枯樹，只見了面前俞魁揚威耀武而走。有光一見，怒聲如雷，大罵道：「怪物焉敢以妖術戲我！敢謂我無法耶？」說罷，默誦真言，將劍一指，只見陰雲四合，紅日無光，霎時飛砂走石，天鼓齊鳴，卻像有幾千萬兵馬，在空中殺來一般，驚得大小諸將，俱各伏鞍而走，不敢開視。正是：

能擅天工施造化，一時軍將盡心寒。